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，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。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。為增公信力，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。刊出敬奉薄酬。
來稿可用下列方法：郵寄：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-4樓《文匯報論壇版》 傳真：28731007 電郵：opinion@wenweipo.com

安倍妄圖復辟軍國主義的內因探源

蒯轍元

■蒯轍元

安倍瘋狂推行軍國主義復辟，為之四面出擊，猖狂造勢，囂張至極，與日本民族主義極端化、社會右傾化、皇權復辟化及其家族淵源密切相關。安倍復辟軍國主義的野心，是日本民族、社會、皇權再次走向軍國主義之路的歷史和現實所造成的。日本民族、社會如果真的被安倍帶領下，再次走上軍國主義之路，其所招致的民族災難必將比二戰的慘敗更加慘烈。

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昨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發表演講，表示願積極參加根據聯合國憲章進行的集體安全保障活動，有分析指安倍的言論，不過是為修改和平憲法以達成行使集體自衛權造勢。而較早前，安倍晉三在回應國際社會對日本右傾化的指摘時，更大言不慚地稱，「如果想把我叫做右翼軍國主義者，那就請便吧」。安倍終於拋下偽裝，露出了軍國主義嘴臉，向全世界發出強烈信號：日本鐵了心修改「和平憲法」，行使戰爭權，復辟軍國主義。

安倍為何如此瘋狂，如此囂張，如此挑戰國際社會，其根源何在？這需要從日本民族、日本社會、天皇威權、安倍本人等日本國內因素，以及二戰同盟國美國、蘇聯、中國的對日政策等外部因素兩方面去尋根探源。

民族劣根性催生軍國主義

日本民族是典型島國民族，其地理環境決定了民族的先天稟賦秉性，其優良的民族特性是勤勞勇敢、忍苦頑強、自強自立、團結奮鬥的團隊主義精神，但劣根性是唯我獨尊、心胸偏狹、口是心非、唯利是圖、崇尚武力、生性好鬥、野蠻兇狠等等，鑄就了海盜式的冒險性和掠奪性，企圖吞併五洲的擴張性和殘暴性；還有不甘失敗、死不認罪、有仇必報、恩將仇報的冷酷性和兇殘性。正是這種民族劣根性導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了吞併亞洲、以建立「大東亞共榮圈」為目標的侵略戰爭，犯下了慘絕人寰的法西斯罪行。雖然，日本最終慘敗，無條件投降，但日本民族並未從血腥殘暴的殖民侵略、軍國主義戰爭中吸取歷史教訓。從戰爭罪魁禍首天皇裕仁迫不得已，下詔宣告接受同盟國《波茨坦公告》條約終止戰爭，就埋下萬分不服失敗之氣，拒不反省認罪，反而伺機反攻倒算。今日之安倍集團正是借助日本民族68年以來積聚的極右民族主義，將之推向狂熱，妄圖復辟日本軍國主義，重振「大日本帝國雄風」。

當今的日本社會從表面看是所謂的民主社會，從實質上看，仍是換湯不換藥的政教合一的畸形社會。日本戰敗投降前夕，向同盟國提出首要條件是保留日本天皇最高權力的政體不變，遭到同盟國的駁回，堅持必須無條件投降。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的天皇裕仁，同時擔任日本國家神道教教主，日本全社會對天皇裕仁、對神道教主裕仁五體投地崇拜。神道教是日本的國教。由此可見，當年的日本就是政教合一的社會。二戰期間，日本神道教的「指揮中心」就是靖國神社。神道教將天皇神化，慫恿國人奉天皇旨意參加「聖戰」，為天皇、為大日本帝國獻身捐軀，死後靈位可供奉在靖國神社。

經濟衰退社會焦慮右傾化加速

日本戰敗，美軍主政，制定頒發「和平憲法」。「和平憲法」削除了天皇至高無上的權力，僅作為日本國的象徵而保留，日本政教分離的政體就此確立。然而，到如今，安倍集團借助和操縱日本社會右傾化，妄圖復辟日本政教合一的大日本帝國政體、國體。他不僅堅持參拜靖國神社，而且號召內閣官員和議員、政要參拜靖國神社。安倍在首相任上礙於中韓反對，2007年未參拜靖國神社，萬分後悔。今年8月15日戰敗日未參拜，並非擔心中韓反對，而是迫於美國的壓力，但仍派其助理代為奉上祭祀費，並表示「為不能參拜道歉」。安倍為不能參拜供奉以東條英機為首等眾多戰犯的靖國神社道歉，卻不向二戰中被日軍所殺害的上千萬亞洲人民道歉，天理何在？法理何在？這充分暴露出，安倍參拜靖國神社不是目的，復辟政教合一的政體國體，即復辟天皇至尊至高的大日本帝國舊制才是目的。為此，安倍大造輿論，不失時機地聲稱要恢復天皇的至尊至高權力，在公開場合帶頭三呼久違的「天皇陛下萬歲！」。現今「天皇陛下萬歲」的幡子在靖國神社門前招搖，也是安倍在為復辟天皇的大日本帝國造勢。

近20年來日本經濟衰退，2011年又被崛起的中國取代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地位，日本社會為此憂心忡忡，焦慮不安，對中國是十二萬分不服輸、不服氣，充滿了忌妒忌恨。加之安倍一再挑起釣魚島領土爭端，大肆散播「中國威脅論」，日本社會更仇視中國、以中國為敵的右傾化、軍國化越演越烈，這又助長了安倍修憲、擴軍、備戰的猖狂氣勢。

復辟軍國主義必重蹈覆轍

安倍是日本戰敗後妄圖報仇復辟的右翼勢力集大成者，這是安倍家族的軍國主義血統遺傳結果，是日本社會右傾化、軍國主義化的長期積累爆發所造就的。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就是二戰甲級戰犯。近墨者黑，近朱者赤。安倍不但受其家族熏陶，繼承了遺訓，而且受其恩師前首相小泉純一郎的影響至深。小泉純一郎在首相任上不顧國內外的反對，頑固堅持參拜靖國神社，致使中日關係陷入緊張狀態。安倍和小泉右傾主義、軍國主義思想，來源於被稱為「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和理論奠基者」的吉田松陰。吉田松陰竭力主張和鼓吹侵佔朝鮮和中國，控制南洋，侵佔印度，進而吞併五大洲。吉田松陰極端民族擴張主義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形成具有極大的影響，至今對安倍復辟軍國主義起着指導作用，安倍視吉田松陰為導師和偶像。

綜上所述，安倍瘋狂推行軍國主義復辟，為之四面出擊，猖狂造勢，囂張至極，與日本民族主義極端化、社會右傾化、皇權復辟化、及其家族淵源密切相關。安倍復辟軍國主義的野心，是日本民族、社會、皇權再次走向軍國主義之路的歷史和現實所造成的。日本民族、社會如果真的被安倍帶領下，再次走上軍國主義之路，其所招致的民族災難必將比二戰的慘敗更加慘烈，或許這才可能令日本民族、社會像二戰戰敗國德國那樣真正悔過自新、痛改前非，成為一個正常的民族、正常的國家。如果歷史真的要重演，二戰的同盟國中俄美三國和國際社會必須做好萬全準備，全力以赴，速戰速決，徹底埋葬日本軍國主義，使之永世不得翻身。

紓緩「輸在起跑線」比貧窮線重要

顏汶羽 民建聯政策副發言人 觀塘區議員

香港第一條貧窮線今日公佈，將會成為社會各界檢視香港貧窮情況的重要參考指標之一。不論貧窮線的高與低，香港社會總會有部分人仍處於貧窮的狀況，因貧窮線的指標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。筆者贊同政府要加大力度，改善貧富嚴重不均的情況，減低兩者之間的矛盾，共享經濟上的成果。

雖然如此，但筆者更着重政府在改善「輸在起跑線」問題的力度。香港社會上仍有很多弱勢社群，與生俱來待遇就比其他同齡人差。政府要做的不是追求結果或者是成果上的平等，而是去建立所有人都在同一起跑線上奔跑。

筆者早前多次探訪協康會，了解有發展障礙學童的學前教育及學習情況。筆者發現現時發展有障礙的兒童的學前學習學額嚴重不足。社會各界都認同0至6歲是兒童學習上非常重要的時期，可是這群學習能力稍遜的兒童卻苦無學習的機會。

首先，他們要先輪候6至12個月去作評估，之後要多等8至32個月才有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、兼收學位或特殊幼兒中心的服務。這些等候的時間，已經令他們錯失了及早識別、及早介入的學前學習機會。這除了直接影響兒童日後的發展機會外，更增加了家長的壓力，他們很多時為了孩子放棄工作，更花費逾萬以上的開支，投放到私人機構上，為的是兒童的發展。

政府應加大力度檢視現時特殊兒童的學前教育情況，要加大投資，縮短評估的輪候時間，亦要大幅增加學額，為他們提供平等起步的機會，更應為輪候的學童提供津貼，為他們的家長減減壓。

輸在起跑線是社會成本增加及損耗的重要根源，政府有責任確保社會上的每一分子都在同一起跑線上起步，這是極其重要的。

辦好華文媒體 傳承華夏文化

方潤華

雪泥鴻爪

中國五千年文化的沉澱，依戀故土是炎黃子孫的傳統美德，無論走得多遠根總是在故鄉熱土，情總繫鄉親父老。「酒是故鄉濃，茶是故鄉香」，葉落歸根的情意結深埋心中。近年，隨着國門開放，與世界接軌，往海外經商、學習，甚至移民的人數越來越多，據不完全統計，如今遍及全球的華人華僑華商估計約有五千多萬人；居住在港、澳、台的亦有近二千餘萬人，海外僑胞熱愛故土，常懷報效祖國、回饋家鄉赤子之心，如能團結、凝聚這些力量，對祖國建設、國家富強大有幫助，可加快實現把我國建設成為小康社會的步伐，更有望達到20年後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經濟體第一的目標。

讓旅居各地的華人華僑更加了解崛起的中國，共圓共享民族復興之「中國夢」，華文媒體擔當了窗口與橋樑的角色。漢字乃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載體和燦爛文明的結晶，漢語也是聯合國法定語言之一，在世界舞台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，亦是與國際交流的平台。隨着我國國力不斷增強、國際影響力提升，中文在全世界各地越來越被重視，作為推廣漢語及國學教育的使者──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廣受歡迎、報名人數眾多，「漢語熱」繼續升溫。身為炎黃子孫，尤其是在國外土生土長的青少年，學好中文，了解自己祖先的歷史、文化，責無旁貸。

近些年，各類組織、機構紛紛舉辦「尋根之旅」夏令營，讓海外青少年「回家鄉看看」，親身感悟華夏文明的璀璨，是很好的途徑。但欲在短短的幾天讓華人子女真正明白「故鄉」的意義，並尋到自己的「根」，顯然是不足夠的，必須平時提供更多的機會，創造更好的環境讓他們學習、接觸中國文化，才能真正認同自己的身份。在這方面華文媒體發揮着重要的作用。當今網絡發達，青少年喜歡從網上獲取知識、資訊，華文媒體可通過聯盟經營形式將國學知識、國家最新發展情況放上網，加深海外華人華僑尤其是年輕一輩對華夏文化的了解，滿足海外華人華僑和各國人民解讀中國的殷切需求。筆者期望天涯海角、五洲四海的華媒，同心協力，弘揚中華文化，提升民族凝聚力，共圓中國和平統一夢。

激進反對派三大陣營互爭票源你死我活

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

激進反對派三大陣營正圍繞激進派20多萬的基本盤進行爭奪，鬥癲鬥激是家常便飯，互相攻擊將對方的道德光環、政治形象毀掉，才是真正吸納對方支持者的方法，也是黃毓民現時對「人民力量」的策略，令激進派再次陷入內鬥攻訐之中。

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，兩個主要的激進反對派政黨社民連和「人民力量」，合共取得了26萬多票選票，得票竟較公民黨和民主黨更多，出乎外界意料之餘，也令到激進派躊躇滿志，其中尤以「人民力量」在黃毓民的「帶領下」，一舉取得3個立法會議席，更加意氣風發，在選後立即宣布要在下屆立法會選舉五區各取一席。然而，客觀的規律並不以人們的主觀意願所轉移，激進派本身就是聚集起一班充滿稜角、桀驁不馴，誰也不服誰之徒，儘管可能因為一時的利益而苟合，但往往在勝利之後就會展露出爭權內鬥的基因，當年的社民連如是，現在的「人民力量」也如是。

黃毓民戀棧權力引發分裂

其後黃毓民離黨出走告終的「人民力量」分裂事件，導火線有二：一是黃毓民拒絕「處理」其愛將黃洋達，而蕭若元派系一直對黃洋達恨之入骨，進而不滿黃毓民的偏私護短；二是有關前「普羅政治學苑」會址的爭議，在蕭黃兩派交惡之後，蕭若元利用持有會址公司大股東的身份，拒絕將公司清盤，以便握着「普羅」之名後用，令黃毓民覺得蕭若元是要趕盡殺絕，連他的「招牌」也要一併拿走，最終憤而還擊，雙方支持者隨即在網上展開火併。當然，這件事只是導火線，就算沒有黃洋達、沒有會址爭議，黃毓民也不能在「人民力量」待下去，原因很簡單。當年他在社民連之時，黃洋達還未出道，也沒有業權爭議，不是一樣與愛徒陶君行反目成仇？

說穿了，黃毓民去到哪個政黨都會引發一輪分裂，原因就是出在他自身，將權力看得太重，每次都裝模作樣要讓出權力，要退位讓賢，但原來每次都是「引蛇出洞」。如果真的以為「教主」會退下火線而自把自為，最終的結果就是被「教主」清理門戶。當年陶君行就是看不清黃毓民本性，真的以為自己大權在握，結果因為幾件芝麻小事就被黃毓民發動「倒閣」，繼而帶兵出走，導致社民連一蹶不振。這次「人民力量」的內鬥，不過又是另一次微型的「天京之亂」，劉嘉鴻本來是有一定的論述水平，可惜政治歷練太低，重蹈了陶君行的覆轍。但不同的是，這次他背後有「人民力量」金主蕭若元及其派系助陣，令到攻守之勢逆轉。蕭派實力遠勝黃毓民，而且有錢有力，最終利用控制「人民力量」執委會之便將黃毓民掃地出門。所以，政治鬥爭，什麼口才、魅力都是次要，政治實力才是一切。

激進派勢掀新一輪內鬥

不過，黃毓民絕不甘心一敗塗地，離開「人民力量」後，為保住對激進派的影響力，於是迅速將旗下的「普羅政治學苑」政黨化，由一間政治培訓機構變成政治行動組織，並揚言會在下屆區議會選舉中派人參選。另外，由黃毓民愛將黃洋達主理的「熱血公民」，也比以往更趨高調，在特首梁振英落區過程中，都可見「熱血公民」的暴力狙擊。這說明「普羅政治學苑」與「熱血公民」將成為黃毓民東山再起的本錢。同時，成立才大半年的激進組織「調理農務蘭花系」與黃毓民關係極為密切，當中更涉及台灣方面的資金，這幾個激進政黨的興起與黃毓民離開「人民力量」後另起爐灶都有密切的關係，正是由於他在「人民力量」權鬥中失敗，於是導致激進反對派陣營湧現了大批新的組織，互相爭奪支持者。

現時的激進派大致可分為三大陣營，一是梁國雄的社民連；二是由蕭派全面控制，擁有陳偉業、陳志全兩名立法會議員的「人民力量」；三是黃毓民及其支持團體。這三大陣營各有優劣，梁國雄對激進支持者有較高的號召力，而且他善於左右逢源，成為「人民力量」與黃毓民爭奪的對象。「人民力量」則議席最多，最具規模，而且在黃毓民出走後也更加團結。黃毓民明星效應最強，死忠支持者最多，但由於個性霸道，身邊的人多是阿諛奉承，唯唯諾諾，導致其不斷重蹈創黨毀黨的覆轍。

別再讓敘利亞人民為戰火買單

汪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

聯合國調查敘利亞化學武器問題真相小組9月16日公佈了調查報告。報告證實，8月21日在大馬士革確存在使用化學武器行為。報告一出，各方均有反應。美英法繼續指敘政府為使用化武元兇，俄羅斯則表示，是敘利亞反政府武裝發動了化武襲擊。

以此看來，儘管美、法等西方國家欲對敘進行軍事打擊的戰鼓已有所降調，但各方圍繞着敘利亞的角力仍遠未結束，挺敘與倒敘各方要利用一切機會實現自己的目的。

敘利亞危機已經持續兩年多了。敘政府軍和反對派的武裝對抗烽火遍地，尚看不到平息的跡象。兩年多來，從最開始的示威，到後來的暴力衝突，再到如今的大規模武裝對抗，安全形勢每況愈下，敘民眾流離失所。到目前為止，敘危機已造成約10萬人死亡，超過百萬逃出國境，淪為難民。

有一句諺語在阿拉伯世界廣為流傳：「人間若有天堂，大馬士革必在其中；天堂若在天空，大馬士革必與之齊名。」在發生了大量人員死亡的化武襲擊悲劇後，相信已經沒有人再對這句話表示認同。

如果說大馬士革以前是天堂，它必是敘民眾的天堂。如果說今日的大馬士革不再是天堂，對此感受最深的也無疑是敘人民。從公元前8世紀起，這塊土地先後被亞述、馬其頓、羅馬、阿拉伯、歐洲十字軍、埃及馬姆魯克王朝和奧斯曼帝國等統治。近代以來，又淪為法國委任統治地。敘利亞獲得自主與獨立並不容易。這裡的統治者來如流水兮去如風，而不變的是一直在此繁衍生息的普通民眾。

和平、安寧、幸福的生活是每一個普通民眾的夢想，無論他們支持敘政府軍或反對派。因此，任何解決敘利亞問題的方案必須要以敘人民而非外部勢力主導，必須要為敘人民接受而非外部勢力強加，必須以敘人民的福祉而非外部勢力的滿意為依歸。

基於此，外交手段仍然是國際社會解決敘利亞危機的優先選擇，政治解決始終是實現敘和平的最佳途徑。用和平、對話方式解決衝突，既是阻止暴力蔓延的有效手段，也有助於敘利亞保持長期穩定與安寧。以暴制暴，走不出暴力循環的怪圈，換不回持久的和平。

如果有人認為這樣的主張不切實際，那麼看一下阿富汗、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情況吧。在外部勢力主導下，上述三國各發生了一場戰爭，統治者易人。但阿富汗、伊拉克戰爭已過去十多年，西方對利比亞發動軍事打擊也已過去兩年多，和平並未實現，三國局勢持續動盪，爆炸、兇殺、衝突的新聞仍不絕於耳。外部勢力可以打完後撤軍，留下獨自承受苦難的只有當地人民。悲劇敲響的警鐘還在耳畔迴盪，這些教訓值得世人反思。

敘利亞的情況與伊拉克和阿富汗同樣複雜。不管外部勢力以任何借口介入敘事務，甚至對敘進行軍事打擊，後果都會難以收拾。繼續為此買單的，也必將是敘民眾。

目前，敘局勢千頭萬緒，各方矛盾交織。但越是這樣，各方就越要本着對敘人民真正負責的態度，推動敘有關各方實現停火，停止一切暴力活動，還敘人民以安寧。